

托幼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宋海丹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 重庆 涪陵 408000

【摘要】托幼一体化是构建0—6岁连贯学前教育体系，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高职学前教育作为托幼师资培养的主阵地，其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配托幼一体化的现实需求，主要表现为目标与岗位需求不匹配；课程体系“旧浅散”困局；托幼一体化师资结构单一；实践教学与真实场景脱节等。基于此，本文从培养目标、课程构建、师资建设、实践教学四个维度系统探索人才培养实施路径，推动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适配行业发展趋势，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充足人才支撑。

【关键词】托幼一体化；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现实困境；突破路径

DOI:10.12417/2705-1358.26.13.087

1 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格局正经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深刻转型，“少子化”“老龄化”双重趋势加速演进，推动学前教育领域进入生源结构、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的深度调整期。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3岁幼儿的“托幼一体化”模式^[1]。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优化托育服务精准供给”^[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3]。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托幼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盘活学前资源，回应托育刚需的关键路径。然而，高职学前教育作为托幼师资供给的主阵地，其人才培养体系与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日益凸显。基于此，本研究系统分析托幼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探索突破路径，以期深入推进托幼一体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托幼一体化的内涵解读

托幼一体化是以儿童发展需求为导向，将原本割裂的0-3岁托育服务与3-6岁学前教育整合为覆盖儿童早期发展全周期的连续性支持体系^[4]。在概念界定上，托幼一体化并非托儿所与幼儿园的简单合并，也不是0-3岁与3-6岁课程的机械叠加，而是以0—6岁儿童发展的连续性为逻辑起点，以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的贯通供给为实践指向的系统性变革。在学理辨析上，托幼一体化是以承认0-3岁与3-6岁儿童身心发展阶段性

差异为前提，“一体化”绝非“一致化”，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实现保教有机衔接、整体贯通^[5]。在制度本质上，托幼一体化旨在打破托儿所保育与幼儿园教育的壁垒，实现机构整合、功能渗透与治理协同的制度创新。推进托幼一体化需确立0—6岁一体化的系统思维，从全生命周期视角统筹设计服务理念、覆盖对象、供给主体、服务机构与治理制度的整体转型，构建“医养教”融合的课程体系，实现托育与学前教育的融合发展。

综上，托幼一体化是以儿童全生命周期发展为核心，秉持整体性、差异性、系统性原则，通过资源整合、多主体协同、制度改革，构建覆盖0—6岁婴幼儿的连续性育幼支持体系。托幼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指高职院校顺应人口变化趋势，立足于0-3岁与3-6岁婴幼儿发展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着力构建医疗保健、养育照护与学前教育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培养具备托幼一体化理论知识、先进教育理念及扎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3 现实审视：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与托幼一体化的适应性困境

3.1 培养目标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传统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面向3-6岁幼儿园教师岗位，致使人才培养目标在纵向上缺乏对0—6岁全发展周期的贯通性布局，在横向上未能涵盖托幼一体化实践所需的复合能力结构。当前部分院校虽已开展托幼一体化教学改革，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是零星增加0-3岁婴幼儿相关教学内容，并未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培养目标进行重构，导致一体化改革难以落到实处。

作者简介：宋海丹（1997-），女，重庆大足人，硕士，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早期教育等。

基金项目：本文是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一般课题“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K25YG3080257。

从职业发展逻辑来看,托幼一体化所要求的岗位能力,本质上是贯通婴幼儿照护、健康管理、教育支持全链条的综合实践素养,而非医养与保教的简单叠加^[6]。然而,现行培养目标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特点,0-3岁托育方向偏重医学护理与科学照护,3-6岁幼教方向则聚焦教育活动设计与教学能力,这两条培养路径的能力标准尚未有效融合。

3.2 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诉求与“旧、浅、散”的现实困局

在托幼一体化改革进程中,多数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暴露出“旧、浅、散”的突出问题。“旧”即课程内容更新滞后,难以跟上行业实践的发展节奏。现有教材版本仍以学前教育知识技能为主,教学内容和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契合,尤其对于0-3岁婴幼儿医养融合等新兴理念与实践范式缺乏及时回应,致使学生入职之后需要较长时间适应岗位工作。“浅”即教学内容停留于抽象理论,缺少婴幼儿照护等职业场景作为支撑。课程未能深入对接幼儿园托育的工作流程,学生的学习局限于理论认知,实操技能薄弱。“散”即课程体系内部缺乏整体逻辑。传统学前教育课程与0-3岁婴幼儿照护相关课程相互割裂,学生获取的知识较为零散,难以在真实保教场景中整合运用,形成处理各类现实问题的综合能力。这最终导致高职学前教育的教学实效与托幼一体化实践需求之间产生系统性脱节,人才培养陷入“学用脱节”的现实困局,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与托幼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3.3 托幼一体化师资结构单一,行业经验不足

教师队伍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的效能与高度^[7]。然而,当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难以支撑托幼一体化的教学转型需求,其知识结构与能力短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从专业知识体系来看,教师的学科背景大多较为单一。多数高职学前教育专任教师长期深耕3-6岁领域,具备丰富的幼儿园教学实践经验,但对0-3岁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科学照护方法缺少系统学习。另一方面,从教学实践能力来看,教师的行业经验明显不足。托幼一体化教学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医养教融合的知识结构以及一线实操经验,能够在真实场景中指导学生完成婴幼儿照护、健康管理与教育活动设计等综合性任务。但许多高职教师缺乏托育机构或幼儿园托班的真实工作经历,导致其教学内容与行业一线的实践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脱节。由此可见,教师在知识结构与实践经验上的双重不足,直接影响托幼一体化建设进程,也削弱了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3.4 实践教学与真实场景脱节

职业教育的核心优势在于实践性,但当前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的实践教学与托幼一体化真实工作场景之间存在多重脱节。第一,实践过程的阶段割裂,体验浅显。传统培养模式普遍遵循“前两年校内理论学习、最后一年园内集中实习”的分段安排,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缺乏螺旋上升的融合机制。且学生实习往往囿于重复性的事务工作,难以深度参与托班教学的核心环节,实习效果大打折扣。第二,校内实训设施陈旧,场景单一。校内设施多停留于传统幼儿园教室的模拟配置,缺乏对个别化照护情境、婴幼儿行为观察与干预等典型场景的设施设备。尽管部分院校已开始探索建设婴幼儿照护实训室,但其教学模型与托育机构实际应用的设备、流程仍存在差异。第三,校企合作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协作。校企合作多停留于协议层面或参观式观摩,尚未建立起与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等一线场景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多数托育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不足,合作意愿偏低;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难以与优质机构合作,实训机会受限。

4 路径建构: 托育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摆脱困境的路径建构

4.1 目标重构: 确立“0—6岁”一体化培养定位

高职学前教育须从传统“3-6岁幼儿园教师”的单一定位,向“0—6岁保教融合型人才”全面转型,并融入医养融合、托幼一体的核心理念。具体而言,应以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幼儿园托班教师、早教机构指导师等岗位核心能力为标准,确立“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定位,使人才具备懂医养、精照护、擅教育、能沟通、会管理的综合能力。在目标设计上,可遵循“养育筑基、保育提质、教育固本”三育并重的理念,将婴幼儿生活照护与健康管理、早期发展支持与教育活动设计、家园共育与沟通协作等能力模块进行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培养中重教轻保或保教分离的割裂局面,实现照护、保育与教育三者之间的有机衔接与整体贯通,最终指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周期育人目标。

4.2 课程重构: 打造贯通式课程模式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核心载体,其科学性与适应性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8]。在托幼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应构建覆盖婴幼儿全发展周期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实现课程内容从分段实施向整体设计的根本性转变。在课程结构上,可按学年设置为三个层级,遵循“底层共享、中层互融、高层互选”的重构思路逐级递进。底层为基础素养模块,涵盖婴幼儿学习与发展、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等通识性课程,旨在奠定学生的基本素养与职业伦理;中层为专业核心模块,分设托育照护、学前教育、早期发展等方向,涵盖婴幼儿生活照护、回应性照料、早期发展评估、幼儿园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核心课程,重在培养学生贯通0—6岁的保教

融合实践能力；高层为拓展提升模块，支持学生根据职业规划与兴趣方向进行交叉选修，实现个性化发展。在课程内容上，须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将婴幼儿照护新理念、回应性照料新技术以及行业前沿标准融入教学内容，确保课程内容的时效性与适用性。在课程实施上，应打破传统课堂讲授的单一模式，引入幼儿园托育的真实工作流程与典型项目案例，探索虚实结合的教学实施路径，使学生在虚实训练中实现知识内化与技能精进，切实提升其岗位胜任力与职业适应性。

4.3 师资重构：推进“引、育、流、建”四位一体师资队伍建

师资队伍是托幼一体化人才培养落地的关键支撑，其数量充足性与结构合理性直接影响课程改革成效与人才培养质量。面对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素养难以匹配托幼一体化需求的现实困境，高职院校须从“引、育、流、建”四个维度系统推进师资队伍的结构优化与能力提升。第一，外部引进，补足人才结构短板。积极引进具有医学护理、婴幼儿照护背景的专业人才，充实托育照护方向的教学力量，从源头上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第二，内部培育，推动教师转型。依托课题共研、竞赛共辅、研修共培等方式，推动现有学前教育教师向0—6岁复合型教学能力拓展，鼓励教师考取育婴员、1+X 幼儿照护等职业资格证书。第三，双向流动，促进知识更新迭代。建立托幼机构骨干与高职教师的双向交流机制，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与课程教学，高职教师定期赴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挂职锻炼，实现教学内容与行业实践之间的同步迭代。第四，团队整合，凝聚育人合力。打破学科壁垒，组建跨专业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整合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等相近专业师资力量，在课程开发、教学实施与实习指导等环节中形成协同作战的育人合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EB/OL].(2021-07-20)[2026-06-22].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
- [2] 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EB/OL]. (2025-06-16)[2026-06-2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7/content_7031114.htm.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EB/OL]. (2024-11-08)[2026-06-22].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411/t20241108_1161363.html.
- [4] 洪秀敏,王艳,刘金华.托幼一体:内涵诠释、演进历程与优化路径[J].健康研究,2025,45(2):121-128.
- [5] 虞永平.全面理解托幼一体化教育体系[J].早期教育(教师版),2008,(6):4-5.
- [6] 杨丽媛,张雅玲.幼儿园托幼一体化的实践路径与未来建议[J].学前教育研究,2025,(8):88-94.
- [7] 姚瑶,王智腾.高校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时代内涵、目标导向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25,(20):27-31.
- [8] 梁燕.高质量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理论模型和内涵要义[J].职业技术教育,2026,47(16):20-26.

4.4 实践重构：构建0—6岁全覆盖托幼实训支撑体系

在托幼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须突破传统以幼儿教育实习为主的单一实践模式，构建0—6岁全学段、全场景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校内实训层面，应统筹规划、系统建设覆盖婴幼儿照护、早期发展支持、幼儿园保教等全场景的实训空间。在保留传统幼儿园模拟教室的基础上，须新建婴幼儿照护实训室、回应性照料实训室等托育方向专用设施，形成托幼一体化实践教学场景的完整布局。同时，可购置多感官融合设备、仿真婴儿等智能化实训工具，搭建虚实结合的教学实践平台，使学生在模拟环境中反复演练核心技能，奠定扎实的实操基础。在校外实践层面，应联合托育机构与幼儿园共建0—6岁全学段一体化实践基地，将岗位实践贯穿于三年人才培养。具体而言，每一学期均设置托幼一体化岗位实践任务，如婴幼儿一日生活照护方案制定、托班游戏活动设计与实施等，使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开展深度学习，实现理论知识与岗位实践的双向转化。

5 结语

本文以高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深度聚焦托幼一体化改革进程中的核心瓶颈，系统揭示了当前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即培养目标缺乏贯通性、课程内容呈现“旧浅散”困局、教师专业素养结构性短缺、实践教学与真实场景过程性脱节、制度保障与协同动力不足。针对上述困境，本文从目标、课程、师资、实践四个维度构建了突破路径：确立0—6岁保教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打造贯通式课程模式；推进“引、育、流、建”四位一体师资队伍建设；构建0—6岁全覆盖托幼实训支撑体系。本研究为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一种实践思路，对推动高职教育回应人口结构变化与公共服务体系重构的时代需求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